

一部反映「第一粉城」市民生活的奇书

雲子著

成都：继成名都，
字芙蓉，现年3000多岁，
四川西部肥田沃土哺育。
市区人口970万，据说文
革前才160万，改革开
放后成为暴发户。有人
说它是中国第四城，名列
上海、北京、天津之后，
把直辖市的重庆和“大富豪”
广州气得直蹬腿儿；再有人
说她是中国第一粉城，说
站在锦江宾馆门口数过路
漂亮女人，成都美女比例超
过中国任何城市……

成都女子



延边人民出版社

雲子著

成都 女子



延边人民出版社

成都女子

云子著

延边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朴新顺

封面设计:王琳琳

成都女子

作者 云 子

☐出版发行 延边人民出版社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装 长春市泰吉印刷厂

☐开本 850×1168 32开 ☐印张 13 ☐字数 310千

☐版次 2002年1月第1版 ☐2002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3000册

☐书号 ISBN 7-5425-0638-2/I·260

☐定价 22.80元

目 录

·1·楔 子

另类成都辞典

·8·第一章

成都女子的“招蜂引蝶”

·13·第二章

成都女子也会从“对面看过来”

·40·第三章

成都女子的是是非非

·82·第四章

成都女子是惹祸的“月亮”？

·148·第五章

成都女子也“疯狂”

·187·第六章

成都女子不知道自己是谁的

·250·第七章

成都女子的“人上人下”

·267·第八章

成都女子与滚滚红尘

·317·第九章

成都女子的婚里婚外

·384·第十章

成都女子还将梦想成真

楔子：另类成都辞典

我在写完这部《成都女子》的时候，还没有想到在前面加个“另类成都辞典”一章。始作俑者是著名作家、诗人孙可和刘云两位老师。刘先生说，写成都女子开章不敲定成都地域文化就过不了关。于是孙先生就出了个“歪点子”，你就学韩少功《马桥辞典》，鼓捣一个“成都辞典”不就得了。我茅塞顿开，要说成都辞典我肚子里就多了，诸如“雄起”、“下课”、“瓜娃子”、“街妹儿”……想起就一大串。孙刘一乐，就这么干！

其实，我写成都女子，缘于我认识了一个叫惠子的成都女人。惠子是成都下辖的岷江县人，在她读初中三年的时候，成都某家报社联合电视台在成都地区花花国内举办选拔“成都天使”的活动，惠子枝压群芳，独中“成都天使”，后来，主办单位破格将她的户籍转到成都市中区。从此，惠子在家乡人眼里便成了羡慕人的成都市区人了，在成都市人眼里，便成了当之无愧的成都市形像大使，被誉为成都女性的代表，美其名曰“成都女子”。惠子长得细皮嫩肉、眉清目秀、丰乳肥臀。我第一次见惠子是在雨中，惠子被一阵突起之云雨弄得气喘吁吁，大胸起伏。人都说成都女人奶大，其因在吃火锅“麻辣烫”，但惠子之胸非她人之胸，不是激素吹大的，是母亲大胸遗传下来的宝贝。后来我和惠子谈了几天几夜，惠子就将她日记中的自己的故事给我讲了讲。

我正欲弄“成都辞典”，偶然地在街上买到了一本书，叫做《成都人》，写这本书的作家大名鼎鼎，非吾辈小女子能媲名的。我读着读着心就虚了，说人家是大手笔，《成都人》把该写的都写了，我又怎么搞“成都辞典”。孙先生说，没事没事，要鼓捣的东西多着哩！当然，这里面也不乏有与大作家冲撞之词句，但也不伤大和，便和我开始折腾起“成都辞典”来了。

成都：姓成名都，字芙蓉，现年 3000 岁，四川西部地区城。面积 12390 万平方公里，市区人口 560 多万，据说文革前才 160 万，改革开放后成为暴发户。有人说它是中国第四城，名列上海、北京、天津之后，把直辖市的重庆和大暴发户广州抛在身后，气得重庆崽儿和广州人一个半死；再有人说她是中国第一粉城，说站在成都锦江宾馆门口数过路过的漂亮女人，成都美女的比例超过中国任何城市，超过苏杭，超过北京，甚至超过“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再有一个雅号是中国第一休闲城市。倒不说那些名胜古迹，中外驰名，单说那每天人庭若市的麻将场、茶馆、饭庄、舞厅、酒吧、度假村，就令中外游客为之哑舌了。

在人们的眼里，成都就像它花样不断翻新的火锅一样，是一锅沸腾着的欲望：不断加高的大厦是一种欲望，大街小巷的麻将声声是一种欲望，穿得很暴露的女孩子似乎是一种欲望，足球场里的“雄起”声是一种欲望……与真正的闲适和安逸好像不怎么地搭边了，仿佛全世界一切时尚都在往这里挤，难怪成都人是不大屑于将自己的家园归入到“大西部”这个概念里面去的，时下的成都人已经有了一种“中心感”，这大约是其它的西部省区的确是太像西部了，它就得天独厚地不得不成了一种“中心”的缘故吧。

成都人的闲适：刚到成都的时候真的感到奇怪，成都的街头不知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人，他们好像行色匆匆，却又好像无事可干。因为干事业的人不可能一天到晚地都在大街上行走吧。看

《成都人》我有些明白了，大街上拥挤的人当中，至少有一部分是懒得干事的，却又耐不住在家枯坐的寂寞，所以在大街上拥挤行走也当成一种闲适来享受了。而成都人所怡然自得的许多潇洒，好像都与这一类闲适的追求有关。

成都人的自尊：成都人的自尊是地域观念太重，大街上犯口角，只要你不是三环路以内的口音，三环路以内的居民大多是不会向着你说话的，算是“得语多助，失语寡助”。成都人最不可爱的自尊就是“绷面子”，这大约与既想闲适又想潇洒有关。几年前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偶然听到那个杭州同行说的话太准确了。他那时说，你们成都人同我们杭州人太不一样了，杭州人身上有二十块钱的话，对别人只讲他有十块钱，而用钱的时候，他也只会用五块钱。成都人却不同，他们身上有二十块钱的话，就会把二十块钱都花掉，对人讲时候还会说自己有三十块钱。如果说这是一种成都古旧的文化也好像不对，因为老人如此，年轻人也如此，说它是一种传统更为确切，代代相传哟。

有关“假打”：成都人的口头禅“假打”，实在是与“绷面子”有关，比如那一次那个小杭州说那番话时，我周围的同事们大多数就不干了，直在背后说他是个“假打”。现在想起来就有些好笑了，难道说成都人所谓的埋率和耿直，一定是要通过实实在在的做假来体现的吗？

成都人嘴劲：“嘴劲”是一句成都老老少少都喜欢挂在嘴边的话，那里头的意思和“假打”有些相通。比如你在人堆里说点雄心壮志的话，说不定就冒出一位好事者，操着硬邦邦的石头一样的语气扔过来这两个字“嘴劲”！那意思是说你一定是说着玩的，不会真的去做，说说而已。成都人就这样“嘴劲”过去，“嘴劲”过来，诉

言者听都都不怪乎在寻求一种自负心理的满足,看来,成都人的俏皮话,有相当的一部份是自己想象出来的。

名嘴李白清:成都人好斗嘴已成癖性,从善言,偕有“名嘴”之美誉,而“评书散打王”李白清恰逢名嘴盛世遂成就“巴蜀第一名嘴”之盛名。这位特意避开传统章法,自创风格说方言评书的人,其人其言,令人捧眼,不说话时你都会特别地注视他那张怎么看怎么都像“成都人”的嘴。正是这张“成都人的嘴”妙语连珠,字字珠玑,与喜欢李白清便“嘴劲”并操练着“嘴劲”的人们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共鸣,李白清便成了名嘴级的明星。

“名嘴”与“麻辣烫”:不是许多的成都人都有机遇成为名嘴的,所以他们的“嘴劲”只好在另一个方向上喋喋不休,那就是吃。记得朋友纯蓝认识一位外省的诗人,那诗人曾说,真的好羡慕她是成都人。问之为什么,他说,一是这地方的闲适,太适合诗人生长,二是成都话听起来就像唱歌一样,出口就已经是诗了,怪不得成都有那么多著名的诗人呢。

纯蓝说其实那小子那回是第一次到成都,还不怎么听得懂成都话呢。要是他听懂了,知道了成都人斗起嘴来,语言比街边上的“麻辣烫”还火爆,他还能找到诗意么?

嘴巴上的“麻辣烫”:人们都说,东北人会说,北京会说,这的确不是假打,但就是不如成都人说得尖酸刻薄。李白清的“假打”评书段子中有一个经典,他走州过府的时候,总会拿出来在开场白中用的,这段话是:“我今天到你们绵阳体育馆来演出,那个守厕所的小妹儿才乖哟,把我看了一眼说,哎呀,是李老师嘛,随便屑嘛!”你说他是在骂谁呢?他轻轻地讽刺悠一下自己,明星并不值多少,却在乘人不备的笑声中狠狠地洗涮了别人的势利眼,而且就连对自

己的那么一点褒贬，不也是一个小小的牢骚吗，这也许就是吃“麻辣烫”的嘴才特有的天赋吧。

成都人的“麻”：成都人喜欢两种“麻”：一是麻将，有道是麻将不依层次，老女老少，仕农工商，为普遍的娱乐，就是“搓”。也不是白搓，总是要赌一点钱来比输赢。于是有钱的人的输赢成千上万，一般的人只好成十上百，不过就是把它当成闲适的精神享受，这一点上，是绝对没有层次的。

二是被叫做“麻嘎嘎”的娱乐心理。“嘎嘎”原来就是“肉肉”的意思，还要弄麻了才了然，所以越是俗的东西越是叫座，“麻嘎嘎”嘛，就是要弄得肉麻了才到位的。

传媒链接的“龙门阵”：传说民间故事，其实是不分地域的，不过说的内容就有别了，上海有个登载民间故事的杂志叫《故事会》，而同类的杂志在成都却叫《龙门阵》。不过成都的《龙门阵》因为是国家出资主办，收录内容雅俗场有，十分丰富，深受读者青睐。

成都的龙门阵和一般的讲民间故事是不一样的，“龙门阵”实际上是将一个全小道消息进行传媒大链接。对于成都人来说，道听途说的东西总是比正规媒介上的新闻更有诱惑力。因为有了这个爱好也就引发了另外一个爱好，那就是在街头围观看热闹，这大约可以为这种传媒链接的大比试收集到不少别人眼馋的素材吧。

这种文化氛围还有一个好处就不宜于“造神”，从大武术师海灯，到大气功师严新，以致于后来的大神医师胡万林，不都是先在龙门阵里头先炒得火爆起来的吗？

操练“龙门阵”的“的哥”：成都的出租司机绝对没有北京的“的哥”和“板爷”那种京腔正调，却比他们能说能侃。成都的“的哥”不像北京的同行对准了顾客侃，而是对准了车载电台一个劲地相互

摆“龙门阵”，绝对地视乘客为乌有，好像是一边开车，一边练习，准备在这种传媒大链接中拿大奖似的。外地人初到成都时，有的会问，听说你们成都的“龙门阵”有名，怎么也没有看到多少人围在一起摆呀？那只是怪你走马观花了。

“粉子”与“砂轮”：成都女孩子叫作“粉子”，刚听起来怪怪的。不过当你知道“粉子”本是做元宵皮的材料，就一点也不怪了。有一个谣言，说是不到广州不晓得钱少，不到成都不晓得结婚太早，比喻的就是这里丽人如云。成都的女孩子细滑的像“粉子”，却也时尚得像娇花一样。每每并不太冷的冬天还没过完，她们就早已耐不住了，过完了大年十五，大街上就已经满是吊带背心一类十分暴露的打扮了，不叫人心旌摇晃才奇怪呢。

《成都人》里说，成都的男人们十分喜欢“耙耳朵”这个称号，就是说男人们喜欢被“粉子”的天性软化，其实这才不是他们骨子里的东西。在“迪吧”、“舞厅”，男人们跳舞的时候有一句很是形象的俚语，叫做“砂”！想想看，搂着娇嫩细滑的粉子，虽隔着衣裤，却也软玉温香，拥了个满怀，怎么不产生艰硬的“砂轮”呢？这就是成都男人的福气……

从“操哥、操妹”到“街娃、街妹”：《成都人》里是专门有讲的，他们并不是丐帮一伙与流浪一族，倒是些土生土长的，比较游手好闲的青年男女。也弄不清楚他们的衣食靠哪里得来，只晓得他们是职业的“行走族”，所以便得以用“街”来命名了。用那位著名小品表演艺术家赵丽蓉对于探戈的调侃话语套一下，“街娃”就是“街呀街头上走，碰着热闹就猛呀猛探头！”

大学的老师也曾讲到过这种成都风景，说在几十年前他们还没有被定名为现在的“街娃、街妹”，是被叫做“操哥、操妹”的。后来才知道，“操”是时尚与摩登的意思。这一点到是从他们的衣着

上就看得出来,那些时髦而古怪的花可时装,大约百分之九十都来自荷花池批发市场,在那里绝对能买到十五元一件,三十元买三件的前卫时装。

倒不是以金钱在估算“街娃”的价值,反倒觉得他们乃是既承袭了“老成都”传统,却又与国际接了轨的“本土西皮士”。他们无论从行为上还是精神上,都像土洋结合得天衣无缝的“行为艺术家”。

如此看来,所谓的成都韵味,宽巷子窄巷子是体现不出来了,反倒是在这一族成都人身上,才那么地根深蒂固呢。

“雄起”与“下课”:据新闻媒体上说,成都与某地的球迷为了争夺“雄起”这个口号的发明权而对簿公堂。后来才晓得了“雄起”的本意,原本是与性欲有关的,怪不得它让我感触到成都是一座欲望之城呢。虽然它后来的意思被引伸为了坚定勇敢,不屈不挠等等,然而“雄起”的叫声里,却依然藏着几许挑逗和嘲弄。不信你听同样是足球场上的那个相对应的口号“下课”,就能感到叫喊的人有一种绝对局外人的超脱感。喊你“雄起”,你要是雄得起的话,喊的人热闹,看的人更热烈。喊你“雄起”,你要是雄不起的话,那就“下课”,喊的人哀其不幸,看的人怒其不争。

原来这两个“专利”中包含了不少的机关。

《成都人》里说,成都人天生爱看热闹,“街娃”们就更爱看热闹,这两个“专利”可能本就不是球迷发明的,是“街娃”们发明的吧。只是“街娃”们本是天生的“行为艺术家”,做了,也就完成了,才不会来争这个发明权呢。

以上话语,匆匆数笔,权作自编自按,算是鼓捣一回“成都辞典”。书稿是完成了,但我已蜕变模样,天天坐着笔耕不辍,全身脂肪屯积,象个怀胎女人。要是惠子也来鼓捣一回,她的作品定比部《成都女子》更“成都”了。

第一章

成都女子的“招蜂引蝶”

一群群女人，昂首细步，走在成都大街上，都那么漂亮，那么自信，那么把胸峰高高挺着。阳光分明在命令我，就坐在这块石头上，读读，成都女子的温度。真想逃离自己的语言，由它去录下每个人的身影。而染色的城市，把它诱人的风，挂在了每个行人的身上。

——《惠子日记》

这就是成都，怪怪的成都。

风带着阳光散步在街上，人们的眼睛里，脸上都洋溢着灿烂的生命活力，他们忙忙碌碌追求着自己超然的生活，感受初冬来临的快乐节奏，是那样的井然有序。

然而，这井然有序很快被打破了。

自行车道上，一位骑车的年轻小伙子，在疾飞的车速下尽情地玩着车技，他猛地从坐凳上往下跳，惯性带着他重重摔了一跤。这一跤跌下去，身体压倒了几个人，吵声、骂声、哭声翻滚过来，他们呼来了交警。这位高超车技的小伙子，怎么也没有想到，就为了几秒钟走神的眼神，栽在这场纠纷中。

旁边动服装店里，卖新款时装的漂亮小姐，也随着循声控望，在那熙熙攘攘动人群众中，一个清秀迥迥的身影突然跃入了她的眼

帘。她自言自语道：“要是我这里的服装穿在那位小姐的身上，不摆了，比模特儿都还牛哩”。她的目光紧紧相追，忌妒而又羡慕。她怒力思考着，想认识她。

她是谁？她地行色匆匆，干吗？她就是惠子，赶着去报社投稿。惠子生长在成都辖区内的岷江县城，惠子在上重点中学之前，只到过成都三次。有两次是妈妈带她去看青羊宫的灯会，那之后，除了记得那些灿烂夺目的各种花灯之外，其实青羊宫在什么地方，她根本不知道。那两次上成都的时候，她的年纪太小了。

惠子只身一人上成都是在重点中学报名读书的时候。那天她办完入学手续后，时间还早，她就出了重点中学的校门，乘公共汽车去找青羊宫。问了好几次路，换了好几次车，她终于找到了青羊宫。进了大门之后，她才发现，这个青羊宫原来是一座香火鼎盛的道观，根本不像小的时候妈妈带她来看灯会的那所公园。惠子那时候还不知道，青羊宫的灯会只是借用这个道观名作为导向，其实成都年复一年的灯会和花会，都是在与青羊宫相邻的文化公园举办的。

后来，等惠子弄清楚这些区别之后，她对于成都的主要街道，也就像熟悉岷江县城那样悉数尽知了。

那天进了青羊宫，惠子没有见到灯会和鲜花盛开的公园。却让这里迷漫着的香烟勾起了记忆。他一下子想起，那年妈妈带着她看灯会之前，是到过这个所在的。这里有一头青铜铸成的羊子，妈妈说，摸摸那青铜羊子，就可以消灾除病，一年地福星高照。于是她就在道观里四处寻找这只青羊。

等她找到了那只青羊，却不料早已被铁栏杆围上了，当然是拒绝游人去抚摸它。于是惠子感到有些失望。

那只本无生命的青羊已经珍贵成文物了，看来，它已经名正言顺地跳出了红尘之外。

从小县城来的惠子从那时起便开始独立在成都生活了，读完

中学又在成都读完大学，直到在成都工作。

她没能抚摸到那只传言会带来好运的青羊，然而不知名的命运却在前方执著地等待着她。

前方是什么？只不过是刚才差一点就出现大灾难的那场车祸么？惠子暗自庆幸，这场皮肉之苦使她探肩而过。

背包里挤满了阳光，潮湿的稿笺，发烫了的文字，将
寄给三月，寄给心中的春天。

——《惠子日记》

惠子走在街上，总是有数不清的回头率，前面发生的一连串故事，就是这回头率所惹的祸——那小子太留意惠子了。他们就为了那么一个刹那的眼神，居然带来了诸多的麻烦事？真是的，这一双双多情的目光，带来的多情的傻事，只能是自讨苦吃了！

惠子是很少上街的，惠子分配到市内某电信局工作已经好几个月了，今天来到闹市区街上才第二次呢？平常需要购买日常用品，惠子就在工作单位附近的小店随便买些。

惠子怀揣着七八部中篇和一部长篇小说稿子朝市文联走去，市文联座落在成都市中心，这中心地带非常繁华、热闹，是典型的闹市区。

行色匆匆走着的惠子，很拘谨很别扭也很尴尬，虽然她没有注意到那些多情的远距离目光，但是，眼前近距离的目光她是知道的，不过，她并不知道这目光为何要来？你看，每一个从惠子身边走过的人，审视她的目光所产生的表情复杂极了，有惊喜有哀怨有愤怒有柔情，有嫉妒有羡慕有诉说有仰拜有崇敬有尊重，甚至心疼得真想把她含在口中，又怕含在口中化了似的……你说惠子拘不拘谨？别别扭扭？尴不尴尬？呀！这些表情复杂的人们也显然是不知道前面所发生的一连串的故事原因，因为他们的心和目光已

全部集中、锁定在惠子的身上了。

惠子好想快快躲过涌在自己身边的那双双表情复杂的目光。

惠子快步疾驰起来。

快步疾驰的惠子，自己怎么也没有想到，今天会鬼使神差地去投稿？今天怎么了？要怪就怪好友纯蓝。如果不是在她的再三促使下，自己是不可能请假而去《文学风》杂志社的。自己还得孤独地躲在斗室里，孤独地营造自己的气氛。

惠子深居简出，有她自己的原因。

惠子其实知道漂亮女孩子只要在大街上一走，就会有许多回头的目光。

那还是在大学一年级的時候，班上那个男孩死气白裂地追她。五次三番，惠子终于同意与他单独过一个周末。

他们先是到太平洋影城看电影。太平洋影城是成都最繁华的影城之一，门庭若市，许多在全国叫响的电影，都在这里搞首映式，于是，这是便留下了张艺谋、巩俐、姜文、赵本山等等大腕的身影。这次惠子班上那个男孩却没给惠子买什么高雅的电影票，而是一部“少儿不宜”的电影。惠子看着看着，就感觉场内的温度有点高了，身子发热。那男孩便喘着粗气将身子挨了过来。惠子开初恐惧，后来见前面的男男女女都偎在了一起，一个男人正发疯地搓着女人的胸儿……惠子深受感染自己的胸儿便跟着胀得直起伏了。那男孩子的手恰到好处，让惠子第一次感觉到了异性手掌的销魂。后来，那男孩竟妄想拉过她的手去抚慰他的“裤裆”，惠子才毫不客气地予以了拒绝。

从电影院出来后，她又跟那男孩去春熙路转商店，后来走累了，拖着步子到了天府广场，惠子说再也走不动了，他就领她到汉白玉做成的毛主席塑像下的观礼台上坐着休息。

那时候惠子发现，他坐在那里，目光却一直在阶前那些来来往